

何钧 / 著

爱在无人知道的旅途



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

爱在无人知道的旅途

何钧 著

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在无人知道的旅途 / 何钧著. —北京: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 - 7 - 5095 - 7132 - 3

I. ①爱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85154 号

责任编辑: 杜 剑

责任校对: 张 凡

封面设计: 孙丽铭

版式设计: 兰 波

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

URL: [http: // www. cfeph. cn](http://www.cfeph.cn)

E-mail: [cfeph @ cfeph. cn](mailto:cfeph@cfeph.cn)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: 100142

营销中心电话: 88190406

北京富生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 8.5 印张 154 000 字

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5.00 元

ISBN 978 - 7 - 5095 - 7132 - 3/I · 0158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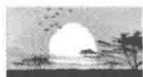
本社质量投诉电话: 010 - 88190711

打击盗版举报热线: 010 - 88190492、QQ: 634579818

目 录



第一章	1995 · 艾迈姆 · 美国	1
第二章	1996 · 艾迈姆 · 美国	28
第三章	2000 · 虎港 · 东南亚	56
第四章	2001 · 虎港 · 东南亚	78
第五章	德里	98
第六章	元旦	127
第七章	新年	152
第八章	罗莎琳	171
第九章	南印度	193
第十章	简	214
第十一章	安东尼	235
第十二章	2015 · 结局	251



第一章

1995 · 艾迈姆 · 美国

2015 年，上海 7 月盛夏的一个下午。

愚园路上的 1898 咖啡馆里，客人并不多。穿着蓝色短袖衬衫的诗戈，一个人独自坐在离开临街的窗子最远的角落。他要了一杯绿茶，一边看着面前打开的棕色笔记本电脑屏幕，一边耐心地等着多年未见的朋友凌云。这地方是凌云特意选好的，桌上黑色的中兴手机提示新短信的时候，离约好会面的时间还有 20 分钟。

“我工作上临时有急事走不开，要迟到一会，你饿了的话就先要点东西。凌云。”

诗戈不饿，而且反正有的是时间。他其实正在浏览 D 盘的一个文件夹里的旧照片。那些碧海蓝天的图景，将他带回到当年的时光岁月。居然已经快 20 年了。约定地点的时候，电话里还是那个熟悉的声音语调，口气也一如既往地坦率、不见外。只是不知道这位当年总是喜



欢深刻总结生活，牢骚满腹的同学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。

§1

他们的留学岁月，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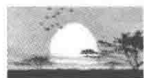
校园在一座海岛上，有一座长桥和大陆相连，眼见的是海鸥、椰树，和迎面扑来咸湿的风。飓风有时会带来高潮。教授们的办公室在二楼，窗子都望着海。一楼的房间，有实验室，也有研究生的办公室。至于大家住的地方，散布在离岛不远的陆上城市里。



中国大陆留美学生们，很多

合住在简陋的公寓里，心事各不相同：配偶或者对象在国内的，急切将配偶接过来；还没有转学到计算机系的，琢磨着转学到计算机系；面临毕业的，整天就是找工作；没有绿卡的，话题离不开绿卡；至于还没有找到对象的，倒不怎么对人讲，一般是自己暗暗向国内写信打电话张罗。

开学后不久，诗戈在系里的电子邮箱里收到奇怪的信件。地址是瑞典某大学一个教授的信箱，发信者却是他的家属。



亲爱的朋友

我们是××教授的妻子芭芭拉和女儿珍妮。××教授已经病入膏肓，来日无多；作为他研究领域的同事和学生，你也许知道他的工作。我们冒昧地请求你能向这个邮箱发一封邮件，表示自己是受了教授的某种影响（读了他的著作或者了解他的贡献）才进入这个领域并乐在其中，或者说一直对他的学术成就高山仰止，等等。我们可以在病床边阅读你感人的信件，让他在生命的最后时间得到欣慰和满足。

你诚挚的

芭芭拉和珍妮

系里学生和博士后们对这封奇怪信件的讨论结果，就是它最清楚地表现了什么才是人生可以依托的东西，亲情还是事业。

“不能再往后想了，不然心理就不健康了。没完没了的奔忙，到头是什么。不信来世，也没什么理想。活得真惨。”诗戈就是从北大学生凌云那里第一次听到这话的。他还说人老了，要是没有搞全票子、位子、弟子、孩子、女子这五子，很容易就陷入心理危机。在那个时代的互联网的中文论坛上，这一类论调很多。很多出国的男士喜欢把时间耗在论坛上扯淡骂架，但是女性好像没有对这类事情感兴趣的。

吃午饭的时候，学校的餐厅一角，中国学生学者坐



到一起。到来两年多的凌云提起大家削尖脑袋扎根美国的正义性问题，语气悲愤，音调尖细：“他们白人是怎么留下来的？谁批准的？他们不是还对印第安人杀人放火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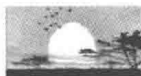
听到这话，留着平头的博士后老张就沉默了。

老张本来是公派生，由于时局变化，因缘巧合，在加拿大留了下来。目前是刚从多伦多来这里做博士后，业务很强，多产论文。太太也很快在银行里找到工作，一家三口过得不错；比起尚有漫漫长路需要拼搏的自费留学生，那是高高在上了。和穿着T恤、过膝的摸鱼裤和凉鞋的凌云不一样，老张衣着也正式一些：合体的牛仔裤很适合他矮小精瘦的身材；上面从来都是带领的衬衫，既有活力，又不失于随便。

不知道老张沉默的原因，和他此刻脑子里运转的念头，诗戈也只好顺着他的目光，望着玻璃墙外雨中的风景：海天昏黑朦胧，使得正午有如黄昏；通向彼岸的长桥，中段之外就已看不分明。

吃完饭雨还很大，好在没有伴随着风。诗戈站在餐厅门口，看着朦胧的海景，等待这一阵急雨过去。雨点打在前面的棕榈叶子上，哗哗作响。

“笑一笑，年轻人！”冷不丁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，诗戈扭头，看见冈萨雷斯矮墩墩的身影，已经窜入雨中的。牛仔裤把结实的臀部绷得紧紧的。这个皮肤黝黑，留着胡须的厨子，挣的工资不比学生的奖学金多多少，还要



养活一大家子人，也不知道成天有什么好高兴的。

晚上回家的路上，天又下起了小雨。邻居亮着灯的厨房飘出炒菜的香味。气味上分不出是西班牙菜还是中国菜，但诗戈知道那是一家皮肤白皙的古巴人。里面的少妇有一次叫住他，拿出一个刚买回来的小牌子。问起上面的中文是什么意思。后来她再推着婴儿车出来，小宝宝的胸前就总是挂着这个“出入平安”。

另一户邻居也亮着灯。里面原来住着两个英俊小伙子，一个身材高大，头发金色；另一个身材中等，黑色卷发。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之间的爱意和默契更明显的事情了。有一天诗戈下午就回来，正好碰见公寓管理人佩雷斯陪着两个警察，又拍照又记录：地上点点滴滴的发黑血迹，从过道断断续续地一直到他们屋门里。

“一只耳朵都砍掉在地上，还尖叫着拿刀追着砍。”佩雷斯后来到处跟人讲，也不怕吓走租客。这使诗戈想起一个词“情深不寿”。

后来搬进来的，是一对一表人才、光彩照人的黑人男女。他上一次钱包掉在过道自己不知道，就是那姑娘敲门送回来的。

公寓其实不差，只是大家没有把它当家，好好生活。几个室友，背景各不相同，在其他诸多矛盾之外，最大的问题是电话。那时手机还叫大哥大，一般概念中是黑社会



老大用的，很贵，个头很大。放在马路中间，一辆小车压过去恨不得都会翻车。这一套公寓只有一部座机，而李伟杰总是在接长途，他自己都不胜其烦，更不用说别人了。对方是他小两届的中学校友，后来嫁了伟杰他们班的班长，好容易办陪读出来不久，夫妻终于团聚。不知为什么精神濒临崩溃，每天待在家里拨电话找熟人聊天诉苦。她老公忙于读书作研究，也没有办法。计划熬到圣诞节就带她回国休息一阵，老板还未必同意。

诗戈少有使用电话的念头，也就无可抱怨。窗外雨中的芭蕉叶在一阵渐急的哗哗声中，又被格外压低了些。一只浅色的成年壁虎也受了惊吓，从百叶窗的左上角钻进屋里。把脸凑近百叶窗，就看见楼下的游泳池，在雨点轰击之下，水面一片泛白，丝毫不见平日池底的碧蓝。

亚热带的雨真是和家乡的不同，非常充沛。

客厅电视上还在放着非洲草原动物世界，母豹子一个伏击，就叼走了汤氏瞪羚妈妈刚会蹦跳走路的小宝宝。解说告诉人们草原上先出生的一批瞪羚生存的机会极小。

伟杰出来说电话用完了。诗戈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换个地方，换个心情。



§2

庞斯德利昂十三号是“高尚社区”中一栋拉丁风格的二层花园别墅。一楼的两个客厅被一堵中间开门的墙分隔；小客厅高出一个台阶，里面有通上二层的楼梯；所有的房间，包括厕所和浴室都铺着浅粉红色大理石板。

屋主凯蒂是一个秘鲁妇女，对人很和善。她身材保持得不错，脸上五官精致，皮肤却有些松弛下垂，让诗戈误以为她岁数很大。签合同的时候，凯蒂直说自己英语不行，最烦律师，怕吃官司。这倒让人心里放松不少。

诗戈看中的是二楼的一个房间。它靠近车库上方，有很大的阳台，可以观望满眼的绿色。而且离大路也不算太远，隔着一片树林，隐约可以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。只是玻璃窗上角有一个子弹洞，也没修补。

凯蒂说她自己不住在这里，可是她的女儿，她的心肝宝贝贝蒂——一只老大黑母猫喜欢这地方，不肯搬走。动物最能分清好人坏人：贝蒂上来就用侧脸蹭诗戈的腿，还歪扬起头，一双黑亮的眼睛深情注视他。

收完押金，凯蒂叮嘱诗戈记得把车开进车库，免得草坪上出现黄斑，然后开着老掉牙的宝马车走掉了。

诗戈住进来的头天晚上，就有一个北方口音的男人打来电话，看宅里是否有人。半小时后，一辆满载家具的小



卡车就停在花园外的草坪上。一个二十一二岁的白人小伙子跳出来，叫开门，高高兴兴地开始搬家具。诗戈还以为他就是新房客，转眼才看见还有一个东方人在搬小物件和包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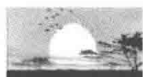
“凯蒂有事来不了，叫我们自己打电话找房客开门。”

这个和诗戈几乎同时住进来的二楼房客，是华博士，中国人，三十出头，瘦小精干，留长发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很优雅的样子。他是公派留学巴黎的博士，来美国也有好几年了，在费城结了婚，太太也是大陆过来的。他们刚生了小孩让外祖父母带回国养着，赶上自己老板转到这边，他也带着太太的大幅照片跟着过来。

第二天是周末，诗戈在楼下客厅里看到了住自己隔壁的房客奥利弗和他的一群朋友。奥利弗三十岁，英国人，矮个儿，剃光头，表情很亲切，周到，绅士，但是眼神里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淡淡的忧愁。

奥利弗刚从飞行学校毕业不久。那天来的，也都是本地飞行学校的学生和他们的女友们，大都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北欧人居多，也有两个中东人。奥利弗在里面像兄长一样。他那时老飞南美运鲜花，那天也没忘了顺手抽一些，准备送给认识的女人。这群人在沙发上和地上坐开来，开始喝啤酒，谈和平和环境保护。

奥利弗和诗戈坐着的沙发，正对着几乎到地的巨大窗子，外面是草坪、黑黢黢的松树和静静的夜色。就在奥利



弗刚刚谈起博德斯书店里面围棋俱乐部的时候，两人都看见一辆小小的红色本田 CIVIC，悄悄地停在了被花园灯光照亮的矮树墙外，熄了车前灯。

“是泰德，住一楼的。”奥利弗说。

“一楼？”

“就是那个储藏室，凯蒂也租出去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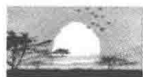
诗戈因为早睡晚起，还没有见过泰德和他的车。电视频道被不喜欢美国体育的北欧人换到了本地新闻：海滩、同性恋的酒吧、白色的卫生车；神采飞扬的女记者在尖声报告现场艾滋病志愿抽检的结果：自称异性恋的五人中，一人阳性；同性恋六人中，三人阳性。这个比例有点高，让奥利弗他们感到不安。

十几分钟后泰德才进来。他大概三十七八岁，和诗戈差不多高，一脸络腮胡子，鹰钩鼻，肤色暗青，典型的犹太人特征。奥利弗跟他打了招呼：嗨，泰德，这是大家；嗨，大家，这是泰德。

泰德也和大家打了招呼，说自己为了听完电台音乐，在车里多待了一会儿。然后就进了自己的屋子，把门关上。

奥利弗一伙人稍微安静了些，又待了没多久，还是去了海滩酒吧。

下一个星期泰德倒是不忙，经常回家挺早，和诗戈，偶尔还有华博士在大客厅看电视，聊天。他其实有四十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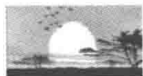
岁了，却和诗戈一起聊得很投缘。两人都成长于相对单纯的环境，在繁华精彩的红尘中感到惊恐不适，郁郁寡欢。诗戈不喜欢正装服饰，觉得领带什么的是奴役的象征；泰德说那东西在西方总是和上吊联系起来。他们都把高薪职业解释成“给那么多钱才会有人干的活儿”。

可是也有不同之处。诗戈最喜欢小孩儿，泰德却正好相反。还有，泰德总是说自己住过的缅因州，鹿和野猪太多了，糟蹋农民的庄稼；诗戈觉得也可以说是农民太多了。泰德曾经讲到自己的姓——劳利，是由古以色列王族列维演变而来；诗戈说中国是人人平等的国家，没人研究这些族谱。

华博士早来了几年，对美国社会有所认识，一眼看穿了泰德：这也是一种人，他们荒唐了大半辈子，现在想要家庭了，可还欠着一屁股债呢。

泰德大学毕业，因为好奇，贷款学习机器人课程背上了债，从此和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一样，习惯了债务越来越多的生活。也和那一代千千万万的美国年轻人一样，反战，反传统。他想移民加拿大不成，到芬兰当伐木工，和当地女友在森林里搭窝棚住了一年。后来觉得太苦，又去德国和另一个女性共度了一段美好时光。他一辈子都记得，德国移民官一本正经地对他说：要是像您这种没有博士学位的人申请能获批准，我就能从彩虹尽头捡回金子。

回国以后泰德在缅因州当了两年伐木工。贷款读图书馆学硕士，钱又花过了头。现在干着两份工，外加节约开



支，想着有一天能还清债务。

有几次电话铃响，华或者泰德去接，却是华人教会的“台湾张”想拉诗戈去参加教会活动。诗戈推脱说工作忙，不能去。三个人对教会都不感兴趣。华博士把去教会当成社交，偶尔为之，但心里看不起那些不能从生活中找到足够乐趣的人。在他看来，生活的智慧才是指导人生的罗盘，乐趣、力量都来自于它。而泰德的父兄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。

“我哥还在以色列参过军呢，他还想影响我。”

“你也去了吗？”诗戈问。

“要是一定要参军的话，恐怕我参加的会是对方的军队。”

说到宗教虔诚，华博士对诗戈提起他实验室的助手汤姆：“你见过他的，帮我搬家的那个小伙子，也是跟着我老板从费城过来的。”

汤姆二十三岁，没学位，干打杂跑腿力气活。还干第二份工，好养活宾州那边的老婆和两个孩子。“汤姆也记得你，他说你人和电话里的声音很符合，他一听就知道你是个单身汉。”说到这里，华博士顿了一下，没有明白点出诗戈的为人和说话都吊儿郎当、怠懈、轻飘飘，反而感叹有些美国人活得太累太刻板：“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入文明时代？”

晚上电视没有放“星际旅行”或者“吸血蝠”系列



的时候，泰德就翻阅当地报纸的征友栏，打电话联系。华博士没有折腾那一套，最近却已经找了一个新女友，就没工夫和单身汉们看电视聊天了。对方看上去三十多岁，也是大陆来的；华博士和她在一起时，总是努力显得很有风度，接妻子电话时却越来越不耐烦。她太太打电话总找不到他，就问诗戈他是不是真的工作忙。诗戈回答应该是吧。她打了一次又一次，后来干脆就在电话里哭了：“女人好可怜，你怎么这样没有同情心，不肯帮帮我！”这些麻烦让诗戈对华博士多少有些不满。

只有贝蒂，乖乖地蹲伏在一旁，要求那么少，却给予那么多温情和安慰。



一天晚上，诗戈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时候，门铃响起来。他走出房门，却没有看见人，只有夜空中一列亮着灯的警察直升机嗡嗡地飞着，像往常一样，追踪抓捕毒贩。听到有人打招呼“嗨”，诗戈才扭头看见墙边一个穿着艳丽碎花黄色裙子，有点矮胖的东方女人。似乎也就二十来岁的样子，挺着凸起的大肚子。走近了，看见她头发就那么简单地平梳着，单眼皮，五官并不精致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是你们的邻居雪莉。我想我的多尼跑到你家草坪里去了，能帮我抱出来吗？”她用很标准的英语说。



诗戈这才看见草坪的一角，矮树墙边的一只黄色梗犬，在平静地看着他们。他觉得自己不是第一次看见它。想到自己去抓可能会惊跑对方，就对雪莉说“你自便吧。”

梗犬既没有叫，也没有试图反抗逃走，轻易地就被雪莉又抱出来，牵到手里。大概是注意到诗戈英语的口音，雪莉突然用浓厚的京腔对诗戈说：“你是中国来的吧，我也是，北京人。”

她自己租住在旁边里维拉大街 52 号，就是那个四周全部用高墙围起的“中国庭院”，从外面能看到里面一些二层建筑顶部。她是开披萨饼店的，店离主校区不远。

“好多中国学生来我店里买披萨，不过北方人不多。”雪莉的京腔越发浓厚，让诗戈对自己的校园普通话感到有些自卑，同时也觉得她的声音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他也去那里连买过比萨饼，不过只见到打工的墨西哥人，或者白人学生。

“我自己平时在店里的时间不多，现在怀孕快生了，更懒得去了；也就下午去转转，很少去前台。”

“老板的日子就是舒服啊。”听到诗戈这么讲，雪莉不像中国人惯常的那么客套谦虚，而是自然地露出阳光的笑容。她说起一些租金成本和营业额之类的生意经，确实钱赚得不少，也很轻松。

“有时间来我家玩啊。”不过她仅仅是礼貌而已，并没有留下电话号码的意思。